

鐵流

綏拉菲莫維支原著·周文改編·新華書店



鐵

流

(縮寫本)

綏拉菲莫維支原著
周文啟編

說明幾句

鐵流是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支的名著。這個通俗本是根據曹靖華先生的譯本編寫的，曾於一九三三年用何穀天筆名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是當時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大衆文學委員會編印的大衆文藝叢書的第二本。但是剛剛出版，就和第一本——也是我編寫的毀滅一起被國民黨反動政府禁止了。到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終於找著了一本，把它重新出版。現在新華書店要重印，我就趁這時候再把它校正一編，並略加修改。

周文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二日於北京

第一章

俄國的古班地方，有許多是從烏克蘭搬來的哥薩克人，也有許多是從哈爾濱、葉加省這些地方搬來的人。哥薩克人到古班來的年代久一點，大多數是地主。另外一小部份哥薩克人和一些外鄉人，都是他們的佃農。有些光景稍微好點的，也不過作一點手工業。天下的老鴿一般黑，到處的地主都同樣剝削人；所以外鄉人和哥薩克人常常衝突，結下了深仇大恨。哥薩克人罵外鄉人是「奴才」，外鄉人也回敬哥薩克人一句「土豪」。自然，外鄉人當中也有發財的；發財的外鄉人，也就被發財的哥薩克人尊敬，他們也擺起架子來，也罵那些窮的外鄉人是「奴才」。

一九一七年，俄皇在土耳其地方參加着帝國主義戰爭，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把許多老百姓送上火線去當炮灰。在火線上當炮灰，哥薩克人和外鄉人也並不兩樣。外鄉人的貧農去當兵，上面一切都發給，從頭到腳都給他穿；哥薩克一樣去當兵，買馬，裝鞍，服裝，武器，却要自己拿錢出來，於是就把家產化光了。於是哥薩克人當中，富的就越見其富，窮的就越見其窮。於是就大家都憤恨了。於是哥薩克人就同外鄉人聯合起來了。於是說成千成萬的人擁擠着喊打倒戰爭了。於是土耳其戰線上的隊伍，也就像崩山一樣的退下來了。哥薩克的騎兵隊，外鄉人的步兵

團，騎炮兵，都撤回了古班。水兵們也把兵艦炸沉在海底，回到古班來。還有些城裏的工人也跑到古班來。大家都狂熱的組織起蘇維埃政權來，於是就把那些反動軍官們的頭砍了下來，丟下河去了。

可是，外鄉人一喊着分田地的時候，哥薩克人的臉色就變了。有些躲藏着的反動軍官，也開始向哥薩克人煽動的說：『布爾什維克要把田地通通交給外鄉人了，叫哥薩克人都去做佃戶了。這還成什麼世界呀！天翻地覆了！』

於是哥薩克人就組織起來了，又服從那些反動軍官們的指揮了。全古班就到處搭起了絞首架，開始屠殺那些外鄉人。從一九一八年三月，一直鬧到八月。

八月間，成千成萬逃出來的勞苦大眾：有老漢們、娃娃們、婦女們、姑娘們、騎兵們、水兵們、步兵們、炮兵們，大家都驚慌的站在太陽下面，擁擠在一個大的原野上，開羣衆大會，討論着眼前的緊急問題。在那人山人海當中，擠滿了馬車、貨車、炮車、兩輪車，擠滿了一切奇奇怪怪的傢具，和奇奇怪怪的東西。

在磨子跟前，站立着些團長們、營長們、連長們、參謀長們。他們都是理髮匠、小木匠一類出身的。他們是兵士自己舉出來的隊長。還有一些是來參加革命的軍官。這回，農民們、士兵們，以及其他一切勞苦大眾，在哥薩克的大屠殺之下，同他們出來逃難，已經一星期了。但是哥

薩克的屠殺還沒有停止。大家都在驚慌、恐懼和絕望當中，對這些長官們起了憤恨。大家都覺得死期就在眼前，但是大家都沒有一點辦法。長官們只要說一聲，同志們，我們想辦法罷，大家的罵聲就亂七八糟的吼了起來，千萬隻手，像森林般亂揮着。士兵們也就搖着帶刺刀的槍亂踢：『都是你們把我們弄來的，可是現在把我們弄到那裏去呀！』

於是羣衆就吼着潮水般的聲音說：『出賣了！』

這時候，隊長郭如鶴，站在廟子跟前。他是一個矮個子。他的頸巴子和下巴骨，像鐵的顏色一樣。他咬緊牙關，皺緊眉頭，望着衆人。一個高個子的水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從人叢中罵着，擠到他的跟前。

郭如鶴不慌不忙，鎮靜的用着烏克蘭話叫喊起來：『同志們！難道我們不是同大家一起流過血的嗎？難道不是你們自己舉我當隊長的嗎？』

那水兵怒吼了：『我認得你是帶過金肩章的。』

郭如鶴就說：『難道金肩章是我自己找來的嗎？難道我不是在土耳其戰線上把長官殺死的嗎？難道我不是同你們一起種過地的嗎？』

於是許多人就喊：『對的，對的，是我們的！』

但是那水兵像沒有聽見似的，把刀尖向郭如鶴刺去。一個站在郭如鶴左邊的赤膊漢子，趕忙

伸手推開那水兵，刺刀就一偏，就刺進右邊一個年青營長的肚子裏去了。於是人聲都驚叫起來。官長們都掏出手槍。於是人們又是一陣的奔跑，混亂，大家亂撞着，亂踏着。

正在這個時候，從原野的遠處，一匹黑馬飛奔前來，馬背上馱着一個鮮血淋漓的死尸。大家都一下子停止了混亂，把頭轉了過來。只見那黑馬的後面，又追來一個騎馬的鬍子老漢。黑馬跑到人羣當中，把背上的死尸拋下地來的時候，那鬍子老漢就滾鞍下馬，抱着死尸痛哭。大家在這時候，都感着悲慘和緊張。那老漢哭了一陣，站起來喊道：「哥薩克，軍官們，都反叛了！他們只要看見外鄉人，不管是老頭子、老婆子，都用刀砍、槍斃、絞殺。他們說我們通通都是布爾什維克。當兵的就吊死在樹子上。唉，大家都完了！」他把話說完，把兩隻手舉起，瘋狂的望着衆人，終於又跳上馬背亂跑去了。

郭如鶴這時候動着那鐵一樣的下巴，慢吞吞的說：「同志們！看見了嗎？」
衆人都悲憤的回答：「我們不是瞎子。」

郭如鶴就高聲說下去了：「同志們！我們都看見，前後都是死了！哥薩克們或許今天夜裏就來殺我們的。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步哨，沒有人來指揮。我們要退却才行的。我們只有改編軍隊，選舉隊長，還要有鐵的紀律，才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在那兒才可以得到救援。」他停了一下，望望衆人，又問道：「都同意嗎？」

這時候，人山人海都吼出一聲：「同意！」

但是一個八字鬚的漢子，卻大聲說：「我們往哪兒去？絕路呵！哥薩克也不是野獸。毛古村有五十個人把槍彈都繳了，哥薩克並不會動他們一根頭髮。他們現在都在種地呢。」

於是衆人都憤怒的叫起來了：「那些投降的都是土豪！……你去藏哥薩克的屁股吧！……去給哥薩克種地嗎？又去挨哥薩克的鞭子嗎？……媽的，打死他！他想出賣我們！」

郭如鶴等到大家稍爲靜了一下，就提出選舉總指揮的問題來了。大家都知道，不錯，總指揮是非常重要的。舉哪個？

「郭如鶴！」誰這樣叫了一聲。大家都明白，不錯，郭如鶴是不錯的。大家就附和了。都舉起手來贊成。

郭如鶴向大家行了一個舉手禮，就向着那個死尸跟前走去，脫下破草帽。大家也都跟着他站在尸首跟前，把帽子脫了下來。他就響着沙沙的聲音說：「來，敬心敬意來埋葬我們的同志。」

有一個老婆子，名叫郭必諾，突然哭了起來，於是所有的女人們也都哭起來了。幾個漢子把兩個死尸抬到一起，走在前面，羣衆都在後面跟着。一會兒都就沙聲沙氣的唱了起來：

「你犧牲在命定的鬥爭裏……」

對人民的愛……

把你所能的通通獻給它了……

專制行將崩壞，人民將要起來……」

大家越唱越興奮，都覺得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在每個人的身上流動。彷彿在這裏的一切都是像骨肉一樣的關係，都是最接近的。好像大家都是生在這裏，也都得死在這裏似的。

掘好兩個墳墓的時候，郭如鶴又脫下帽子來說：「同志們！我們的同志死了！我們應當向死者敬禮。但是，他們是為什麼死了的呢？他們不是爲了蘇維埃政權死了的嗎？是的，同志們，蘇維埃俄羅斯是不死的，是和宇宙共存的。在俄國是勞農政權，一切都會組織好的。現在，那些軍閥們，地主們，資本家們，都來圍攻我們來了。但是我們是死也不投降的。同志們，我們大家來向我們死了的同志發誓，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千萬的羣衆都又跟着脫下帽子來，舉起手來喊：「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

天黑下來了。女人們又痛哭了一番。

第二章

郭如鶴是一個佃農的兒子，他六歲就跟人家當牧童。後來在一家鋪子裏當學徒，才慢慢的學

這些字。後來當兵，在土耳其戰線上，他成了一個最好的機關槍手。因為他很勇敢，部隊曾經把他送進准尉學校裏去。不管他怎樣刻苦用功，結果還是不及格。教官和士官候補生們，都向他嘲笑：『哼！莊稼漢也想當軍官呢！多麼蠢的蠢貨！』他聽見這些話，就非常憤恨。但是他不作聲，只咬着牙關，皺着眉頭。但是成績還是不好，學校就把他送回本團去了。他又上火線，又當機關槍手，一排一排的人又在他的機關槍下面射倒，他有了功勞，於是又把他送進准尉學校去了。他被送進准尉學校，前後一共三次，但是都不及格。他和那些軍官學生一點也合不來。後來又在那些軍官們的鬚鬚和嘲笑聲中，派回本團去了。那時候，由司令部來的公文上憤激的說道：『軍官損失得太多了，放他做准尉吧。因此，一對金肩章就掛在他的肩頭上，金晃晃的。可是，這一下子倒使他覺得孤獨了。那些和他最親近的農民們、士兵們，都因為他戴了金肩章，不敢和他來往。而他和軍官們是合不來的，軍官們也非常討厭他。他於是憤恨，憎惡。一直到三月間，士兵們從土耳其戰線上，喊着『打倒戰爭』的口號拖下來的時候，他這才覺得那肩章使他成了工人農民士兵們的死對頭。他憤恨，他把肩章撕去。當他回家的時候，正鬧得天翻地覆。哥薩克人同外鄉人都互相擁抱着喊口號，捉着反動軍官就殺。可是一到分哥薩克的田地的時候，有錢的哥薩克又通通都反叛了。又和反動軍官們勾結在一起，來屠殺這些外鄉人。郭如鶴也是外鄉人當中的一個，雖是過去曾經當過軍官，但是他為大衆勇敢服務的精神，已經為大衆所知道。所以他這回

被譽做了總指揮。

當天晚上，他同所有的指揮官們計劃着軍事行動。在洋鐵燈的光下，他動着鐵樣的下巴說道：「我們一定要死在這裏的；作戰的命令一道也不執行。哥薩克的屠殺，難道沒有看見嗎？」

一個指揮官皺眉說：「對士兵沒有辦法。哼，尿不脹到肛門，他們是不會拉褲子的。」郭如鶴道：「哪裏還沒脹到肛門啦！」忽然，拍啦！在很遠的地方發現了槍聲。大家的心都一下子緊張起來。可是大家依然伏在一張大桌子上，用手指在地圖上劃來劃去，研究着地形。指來指去反正是——左邊是海，右邊是敵人駐紮的村鎮，下面是通不過的高山。哼，退到哪兒去？

郭如鶴望着地圖說：「這是很明白的，只有打到聖十字去。」

一個指揮官說：「好聰明的頭腦！沒有子彈，你怎麼能夠通過暴動了的全古班而到聖十字？」

郭如鶴說：「可是，我說要到我們主力軍那兒去。」

另一個指揮官也說：「可是你知道主力軍在那兒？」

郭如鶴說：「我說是去佔領諾沃路，到那兒，好等上面派來援軍。」

這時候，坐在郭如鶴對面的一位指揮官，帶着一副老革命家的神氣說：「同志！在這樣的情況下移動軍隊，簡直是送死。我們必須要改編軍隊。那整千整萬的難民和車馬，簡直把我們的

手脚都束縛着了。我們一定要他們離開部隊！部隊應當完全自由，應當沒有牽掛的下命令。應當這樣命令他們：「在村上停留兩天，等候改編。」」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你姓郭的懂得什麼軍事學！爲什麼羣衆不選我呢？盲目的羣衆！」

郭如鶴用那鋼鐵一般的聲音說：「你想要怎麼？每個士兵的父母妻子都在輜重車上，難道把他們拋棄麼？如果我們坐在這裏等，那只有把我們殺光了。我們要走，走，走。明天出發，決定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他說到那「走，走，走」的時候，臉上表示着鐵一般的堅決。

第三章

在白天哭了一陣的老婆子郭必諾，晚上怎樣也睡不着。遠處是響着斷斷續續的槍聲。天又是這麼的黑暗。滿地都是亂七八糟躺着的難民，亂七八糟堆着車馬和傢具。一切都是混亂，一切都不安。她的女兒名叫安加，躺在旁邊。安加有一個愛人，是當兵的，正在和安加談話。她這愛人走過老婆子身邊的時候，老婆子又抬起頭來，坐在車上，沒精打采的說：「喂，你看看，布爾什維克在想些什麼呢？一切財產都丟了呵！當我嫁給這老頭子的時候，我的媽媽告訴我說：哪，把這火藏給你，你要好好的保護它，就好像保護你的眼睛一樣；你死了的時候，就把它傳給你的

子孫們。我是打算在安加出嫁的時候給她的，可是現在通通都丟了。一切的牲口都丟了。蘇維埃政府在幹些什麼呢？讓這樣的政府同我的火壺一起死亡吧。都說只出來逃三天，逃三天，可是已經一星期了。對我們一點事情都不能夠辦，這算什麼蘇維埃政府。唉，我的天，那哥薩克的刀子呵！……」

安加的愛人，想起剛才安加拿着一把小刀子向他講的話：『哥薩克要是來了，我就要自盡的。』現在又看見郭必諾這樣的傷心，心頭也一下子寒酸起來。但是他馬上又忍着說：『唉，老太婆，傷心什麼呢——你再傷心，東西也不會回來的。』

但是郭老婆子仍然傷心着。她半世的生活，像影子一般的跟着她——真是艱苦。兩個兒子在土耳其戰線上打死了；兩個是在這部隊裏消殞。老頭子在車底下打着鼾聲。至於安加呢，靜悄悄的躺在那裏。唉，六十歲了。無論老頭子，無論兒子們，受苦把脊梁都累斷了。可是替誰受苦？不是替哥薩克，替將軍，替軍官們受苦嗎？一切田地不是都在他們的手裏嗎？可是外鄉人呢，簡直同狗一樣，唉，真傷心呵！

她又躺了下去，還是睡不着。於是又想道：『布爾什維克不信神——可是怎麼呢？可是他們自己知道該怎麼辦：來了，一下子通通都把它打倒了。軍官、地主都快快的滾開了。上帝呵！保護他們吧，雖然他們不信神的話。他們總是自己人，不是蠻子。他們不是爲着人民嗎？他們

才一到就呼着：土地，把土地交給人民，叫人民爲自己種地，不要爲哥薩克種地。人是很好的，可是我們的火車呢？我們的家呢？」她又傷心起來了。這時候，安加的愛人已經搭起槍離開她回連裏去了。誰也沒工夫來理她。在這樣的一個曠野當中，只聽見男人們的駭聲，母親們的逗小孩子聲，馬吃草料聲，牛打噴嚏聲，步哨上的喊口令聲。

第四章

天剛剛亮了的時候，敵人忽然進攻了。步槍，機關槍，大炮，拍拍拍，轟隆轟隆，連珠似的掃射過來，火球落到地上，地上就騰起一陣煙霧和塵土。難民們都慌亂起來，都像害熱病似的，趕快套馬車，用鞭子抽着馬，往後邊亂跑，向着橋頭擁去。人太多，極塞着了。大家都擠不過去。女人們在絕望的叫喊。到處都是悲慘的聲音。混亂，混亂，一切都在混亂。

郭如鶴坐在房子的前面。他的面孔沉靜發黃。不斷的有人跑來，給他送來戰鬥情況的報告，副官和傳令兵們，都準備妥當的站在他旁邊。每回來的報告，他都這樣回答：「叫他們賣重子彈，只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

他現在的心裏已經感到痛快，因爲昨天還是亂七八糟的隊伍，今天却是那樣英勇打仗；那些

官長們，昨天晚上還帶着輕視他的態度，現在都服從他，執行他的命令了。

一會兒，幾個兵士帶着一個被哥薩克放回來的弟兄。他的鼻子、耳朵、舌頭，都被哥薩克割掉。用他的血在他的肚皮上寫着這樣幾個字：「對你們的一切人，都這樣對待，你媽的！」

郭如鶴正要說出什麼，忽然後方來報，說是難民們在橋邊打起來了。郭如鶴沉着鐵臉，飛奔前去，喊住他們。難民們哪裏肯聽，都舉起木棒向他撲來。郭如鶴轉身就跑，叫副官把機關槍拿來。難民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仍然緊緊跟着。口裏喊着打死這些耶穌的叛徒。郭如鶴只好把機關槍開了起來，從他們的頭頂上掃射過去。等到把大家嚇退了的時候，郭如鶴才大罵起來。叫把橋上解不開的馬車，都丟下河去。大家都聽從了。然後叫一排兵士監視着，一個一個的放過橋去。

在前方，哥薩克越逼越近了。在烟霧當中，可以聞見對面敵人的酒氣。突然間，從前面幾丈遠的樹林子背後跳出一個哥薩克來吼着：「你媽的，你不是何慕甲麼，你媽的，勾結布爾什維克當土匪！」

何慕甲認得罵他的是王甲，也從散兵線跳了出去喊道：「你媽的，你才是土匪！你是地主們的走狗！」

兩個就丟了槍，揮着拳頭，挽着打了起來。他們都是同一條街上的人。兩個在小孩子的時

候，還在一塊兒騎着竹馬，一塊兒唱着烏克蘭歌；並且一塊兒在戰線上打過土耳其人，可是現在呢？現在大家都成了敵人，都不客氣的決個你死我活。何慕甲一舉朝王甲臉上打去，王甲馬上就變成了獨眼龍。樹林那邊的哥薩克們，通通都醉醺醺的，丟了槍跳了出來，口裏祖宗三代的混罵着。於是這邊的散兵線的戰士們，也都放下槍枝，舉起拳頭，迎了上去。大家扭做一團，打翻在地上，只聽見卜通卜通的拳頭聲。鼻子眼睛飛騰着鮮血。都恨不得就這麼一拳頭，結果了這剎人皮喝人血的敵人。大家打得天昏地黑，有的打昏亂了，連自己的弟兄都不認得了。一直打到看不清楚，才互相丟手，在暗中摸着自己的槍枝，各自回隊。

郭如鶴帶着部隊，走過河去，就把橋燒了，幢重車走在前面，兵士們走在後面。他們這個人瞋着眼睛，那個人服着鼻子，臉上凝着血塊。但是他們還是高高興興的走着，都沒有想到在那扭着打的時候，爲什麼不用刀刺，不用槍殺，却要用拳頭亂幹。在村上捉着了四個哥薩克人，大家就在路上走着審問起來。一個哥薩克醉醺醺的說：「軍官到我們村上的時候，軍官就叫我們站起隊來說：如果你們把鄉村佔領了，就給你們燒酒喝。可是我們要先喝了酒才幹。於是就給我們每人兩瓶，我們就喝了。我們就摸上火線來了。……」

幾個兵士就罵了起來。有一個想衝上去給哥薩克一個教訓，可是其他的人把他擋着了。他們就在轉彎的地方，把他們四個一齊送回了老家。

部隊混亂的走着，分不出團、營、連，沒有一個人想到危險，沒有一個人想到敵人正在後方修好橋樑跟着追來。也沒有一個人想到長官。如果誰要組織他們一下，就會馬上罵得你狗血淋頭，把槍往肩上一扛，撈起眼睛就說：「這已經不是皇帝時候，隨你們長官來管理的呵！」因此，郭如鶴覺得有些着急，他想：「要是哥薩克攻過來的話，大家都會死在馬刀下的！」他想起昨天晚上大家一看見死，都就相親相愛的歸隊；但是這回來不來得及呢？於是他就希望快一點有個什麼虛警傳來。

隊伍走到最後一個村子的時候，大山橫在面前。村子裏面是異常的混亂，叫喊，哭泣，部隊散亂；村子那邊是槍聲炮聲不斷的轟擊。史莫洛也是一個指揮官，已經帶着他自己的部隊和難民來了。其他的部隊和難民，也連續不斷的來了。加上郭如鶴的部隊和難民，就形成更大更混亂的一團了。指揮官們都在開會，但是說來說去，誰也不曉得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郭如鶴彈着他的破草帽，發言了：「唯一的救星——是爬過山去，順着海，用急行軍的速度，繞過去同我們的主力軍會合。我們現在就出發。」

史莫洛挺着寬大的胸膛，閃着濃黑的鬍子說：「你走，我就要對你開火。哼，敵人來了就跑！我們要爲了體面來防禦敵人，而不是脫逃！」

但是郭如鶴終於督着自己的部隊和難民，押着一切輜重和家畜，向着山上爬去了。